

南唐二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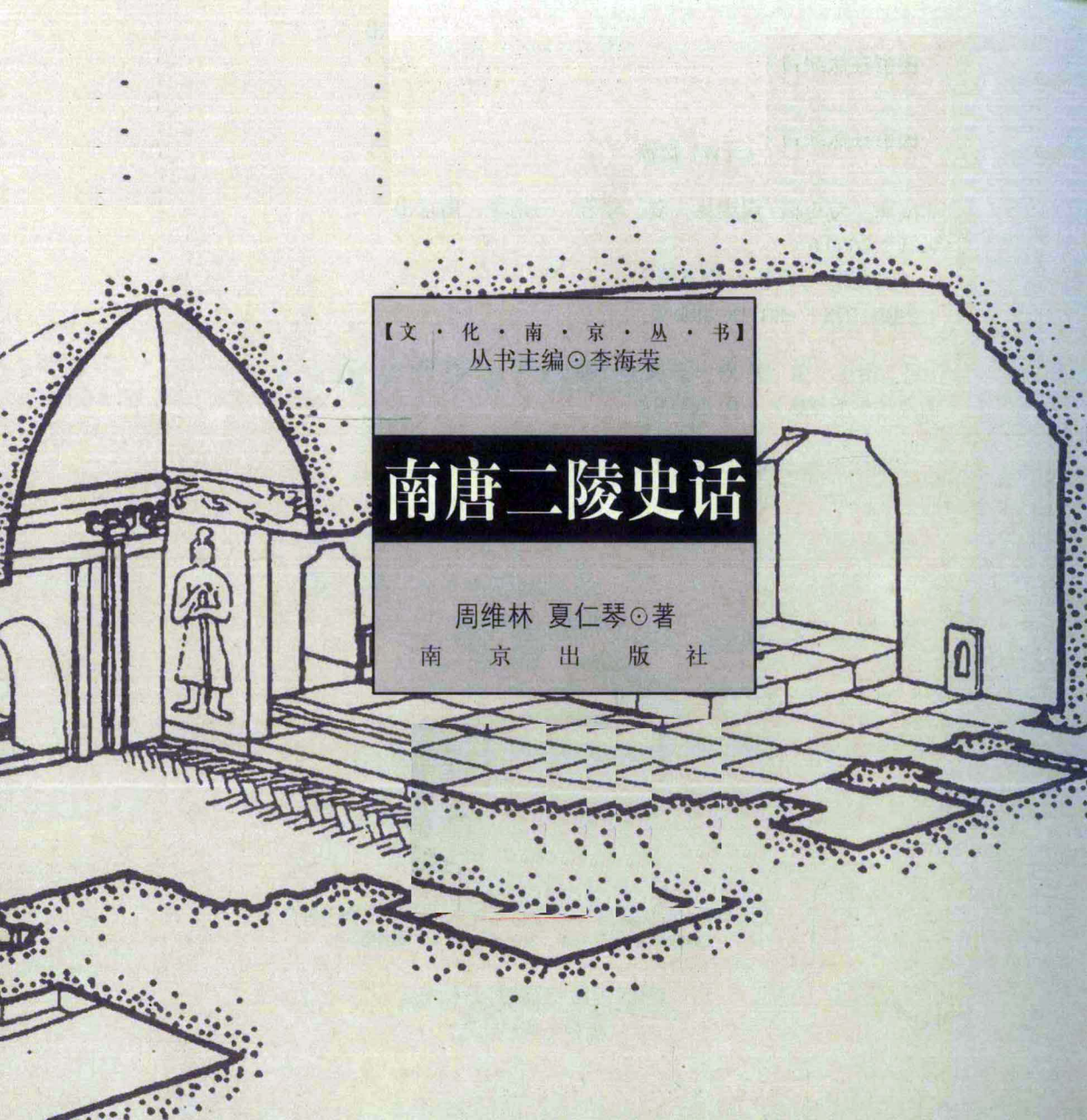
史话

【北·南·京·丛·书】

丛书主编◎李海荣

周维林 夏仁琴◎著

南京出版社



【文 · 化 · 南 · 京 · 丛 · 书】

丛书主编◎李海荣

南唐二陵史话

周维林 夏仁琴◎著

南 京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南唐二陵史话 / 周维林, 夏仁琴著. — 南京: 南京出版社, 2009.6

(文化南京丛书. 第5辑)

ISBN 978-7-80718-484-3

I. 南… II. ①周…②夏… III. 中国—古代史—
南唐 (937~975) IV. K24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51295 号

文化南京丛书

南唐二陵史话

周维林 夏仁琴 著

*

南京出版社出版

(社址: 南京市成贤街 43 号 邮编 210018)

网址: <http://www.njcbs.com>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经销

溧水秦源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24 印张 6 插页 2 字数 129 千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

ISBN 978-7-80718-484-3

定价: 20.00 元

《文化南京丛书》编委会

主 任 李海荣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永泉 王晓华 卢海鸣 李海荣

何毅群 陈宁骏 周钰雯 周维林

夏仁琴 夏爱军 高安宁 虞淑娟

主 编 李海荣

《南唐二陵史话》编委会

顾 问 蒋赞初 张 彬 刘谨胜 韩品峥

主 任 陆 蓉

副主任 刘道成 蔡义巧

撰 稿 周维林 夏仁琴

摄 影 许长生

历史曾经无比眷顾南京。自今以溯，凡五千年，建业情怀，金陵风物，那些附着在历史虚境上的形声色意，所谓楚秦王气、南朝烟雨、赵宋残阳、明朝宫阙、天国风雨者，或托于古巷，或附于丘阿，或以诗表，或以词生。凡此种种，都在这座古城千年的皇皇之旅中留下了深深的印痕，浸染了一种难以言表的文化意味，总让人们在她的历史传承和文化积淀中细细品味出她撼动人心的魅力。

在偌大的一座城中，那些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土人因其各居其所，也就各寻其趣，各怀其思。城南人熟知秦淮河的氤氲之气与夫子庙的俚俗繁华，城西人徜徉在石头城下莫愁湖边，居于城北则会醉心于玄武湖的舒展与鸡鸣寺的空灵，身在城东自然会钟情于紫金山和明孝陵，生活在中心区的人们则会以与总统府和其他众多的民国建筑为邻而自豪。

簌簌华夏，四野异趣。古来寓居于此者身份各异，谋生、求知或致仕，来了，就在此坦然生息了。他们在此留下不朽之作或成就千古功业。帝王将相、文人骚客，不胜枚举。三国吴大帝构筑建业城，南朝刘勰创制《文心雕龙》，南宋岳飞牛首山大败金兵，明代郑和西航达于至远……古都南京华章迭出，伟业连连，实因地处南北东西交通之所，地理气候条件优厚，更兼极为丰富的历史内涵和具有包容性的文化氛围使然。南京人温厚、大度，不骄躁，少急进，在历史的狂风骤雨中，又显现出鲜有的坚韧与执著。用一个时髦的词汇，南京一直就是一个移民城市。众多寓居在此的人不仅身有所托，更是魂有所依，他们创造的历史传奇或是遗存的文化痕迹，与南京相互交融并一脉相承。

金陵自古就是览胜地。情以景生，景因情胜。在历代文人的笔下，南京不少胜迹都留在了他们的诗章中。著名的如刘禹锡的《西塞山怀古》和杜牧的《江南春》，无论是“金陵王气黯然收”，还是“多少楼台烟雨中”，道出的都是历史的无情与沧桑；而诸葛孔明“钟山龙盘，石头虎踞，此乃帝王之宅也”的赞誉，孙中山先生“此地有高山，有深水，有平原。此三种天工，钟毓一处，在世界中之大都市诚难觅此

佳境也”的评价，则是对南京这一帝王之都江山形胜的绝佳颂词。只是，今人对金陵的寻访大都没有如此的凝重和气度，而是多了几分浮躁和喧嚣。即使有人执意循着当年朱自清、俞平伯的路径，夜泊秦淮；即便同是桨声灯影，当年情韵也只能在遥远的想见中了。念想中与真见时情景的差别常会让人产生略带凉意的恍惚之感，毕竟物非人非了。凡此种种，都属形神相离，览胜者实际都难以获得心神的休憩享受及愉悦体验。要让偶或的览胜成为长久的纪念甚至精神的滋养，确是需要访者与访地一点文化意义上的心会神通。

人是历史的创造者，只是人生再伟大也只能在历史长河中溅起一小朵浪花。在精神物化时，历史也就成了载体组合的进程。多少浩繁的卷帙，多少美妙的词章，都是人依托语言的存在，而“当歌曲和传说都保持缄默的时候，还有建筑在说话”（果戈里语）。散布南京全城的一座座古建筑、一处处古遗迹、一件件古文物，是这座千年古城极富文化内涵和悠久历史的最好见证。秦淮河流经的千年烟雨，古城墙绵延的百里沧桑，弥漫其间的，到处都是历史散落的悠悠记忆。在“南京文化”中梳理“文化南京”，是每一个缘结南京的人对文明进程的深情回眸，是一个伟大时代对一个伟大城市未来道路的理性选择，也是今人留给后人的一份值得珍爱的文化馈赠。

我们始终眷恋这座城市，热爱这座城市。在人类适应自然、创造历史的痕迹愈加斑斓的今天，已经出版的《明孝陵史话》、《总统府史话》、《南京寺庙史话》、《南京民国官府史话》、《秦淮河史话》、《夫子庙史话》、《中山陵史话》、《灵谷史话》、《鸡鸣寺史话》、《栖霞寺史话》、《江南贡院史话》、《甘熙宅第史话》、《南京瞻园史话》、《南京城墙史话》、《南京大报恩寺史话》和《南京名人故居史话》，以及即将出版的《梅花山史话》、《南唐二陵史话》、《中华门史话》、《汪伪国民政府旧址史话》，从一个侧面记录下了名都南京的千年延续。我们相信，这套丛书的出版将成为海内外朋友探幽访胜途中的知己。

《文化南京丛书》编委会

今岁初秋，江宁区的周维林、夏仁琴两位资深文物工作者携《南唐二陵史话》书稿前来邀约作序。由于作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南唐二陵”，正是笔者于1950年大学毕业后首次从事田野考古发掘工作的地点，距今已近60年。当年虽有正式的发掘报告出版（1957年），但因发表的时间超过了半个世纪，已成为罕见的书籍，兼以其性质又属于考古学专刊，一般读者难以看到或看懂。现在有了《南唐二陵史话》这本内容丰富、文字通俗易懂的科普性读物问世，应该说是一件大好事。

关于南唐二陵的历史背景、发掘情况，以及陵墓建筑和出土遗物等内容，此书已写得相当清楚，笔者谨追忆一些在参加发掘工作和编写报告过程前后的体会，作几点补充。

一是通过我们查阅文献，并对南唐二陵所在的祖堂山及稍北的牛首山周围的环境进行考察后，体会到这两座名山虽然在地貌上看是南北平行，但间距很小，且地脉相连。故唐宋时期所称的“牛头山”，实际上是将牛首、祖堂两山均包括在内。据佛书记载，初唐时的高僧法融，先在江南各地研习佛经，听讲各种经论，有过20年的入山坐禅的经历，然后至金陵牛头山的幽栖寺北岩下构筑茅茨禅室，日夕参究。同时去附近的佛窟寺，用八年时间阅读、摘抄了该寺于南朝初年写藏的佛经、道书、佛经史、医方、图符等“七藏”，再回到幽栖寺，闭门从事研究。数年后，终于悟道，先后在幽栖寺和金陵各大寺开讲佛经，并得到禅宗四祖道信的认同，允许他自立一个支派，这就是“牛头宗”。法融成为此宗的“第一法师”，并被誉为“东夏之达摩”，幽栖寺则被认为是此宗的“祖堂”，山亦改称为“祖堂山”。相传法融得道时，曾有“百鸟献花”之异，故幽栖寺的北岩也得“献花岩”之名。因此，陆游在《南唐书》中所记载的后主李煜于牛头山“造寺千余间，聚（僧）徒千人”，也可理解为主要是建造在今祖堂山的幽栖寺一带，以作为谒陵时的礼佛与寝食之处。在这以前，先主李昇曾于昇元三年（939年）在金陵南郊“作行宫千间”，估计也是在牛头山一带。

二是据《南史·郭祖深传》，南朝梁武帝时“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但至晚唐时已大多荒废。到五代的杨吴国后期，徐知诰（南唐先主李昇的原名）治理金陵期间才开始渐次恢复。他于杨吴天祐六年（909年）即奉其养父徐温之命，前来治理金陵。三年后，被正式任命为昇州刺史，便有意将金陵作为他的根据地。祖堂山的古刹幽栖寺在荒废多年后，也因他“惜其胜概，乃兴修焉”（据《金陵梵刹志》），时为杨吴大和二年（930年）。可见他在南唐建国（937年）之前就对祖堂山的形胜有了深刻的印象。又据《南朝佛寺志》考证，南朝时幽栖山的佛寺除幽栖寺外，其东南方还有吉山的永泰寺；牛首山则有佛窟寺、仙窟寺和虎窟寺，山前还有常乐寺。南唐时将吉山的永泰寺重建为净果院，牛首山前的常乐寺重建为福昌院，山上的佛窟寺也有所扩充。南唐的先主李昇常来这些寺院礼佛和游览，中主李璟与后主李煜更经常来此，他们则兼有谒陵和礼佛的双重意义。不过，李昇意欲继承唐代崇道的传统，故道、佛并重，李璟亦是如此。在南唐先主和中主的统治时期，不仅恢复了东汉以来金陵的大部分道观，如仙鹤观、永乐观、洞玄观、崇元观、玄真观等等，还新建了一批宫观。在杨吴时期，已于城内的冶城山上建紫极宫，李昇则在方山建宝华宫，李璟亦在方山建玉虚观，并在雨花台下的越城建女冠观。当时方山上下拥有洞玄、玉虚二观与宝华一宫，遂成为金陵道教的中心。及至后主李煜时，则专一信佛，他不仅广修寺庙，普度僧人，而且在“宫中造寺十余，出余钱募民及道士为僧，都城至万僧，悉取给县官”（据陆游《南唐书》），可以说是举国崇佛，他的佞佛程度堪与梁武帝相比。

三是关于南唐二陵墓地的选址，这是我们在考古发掘前相当困惑的问题。记得那是58年前的初秋，当笔者与南京市文保会的刘俊亭同志一道多次乘马车、公共汽车，并结合步行往返于东山、东善桥、幽栖寺和墓地之间，从事发掘的筹备工作时，深感墓地交通的不便。我们在陪同中外来客参观时，他们也提出过类似的问题。在墓主身份未确定前，我们就经常谈及，如果墓主是一位皇太子的话，为何葬在如此偏僻之地，是否有可能是一名废太子？及至发掘队对墓的地理环境进行了较深入的考察，并在“太子墩”内发现了南唐先主李昇的玉哀册后，我们的疑惑才慢慢消

失。从大的地理环境来看，这里背倚佛教“牛头宗”的发源地祖堂山（海拔258米）与被称为东晋南朝“天阙”（后为“天坛”所在地）的牛首山（海拔248米），南西遥对50公里外的云台山最高峰（海拔304米），从古代的风水学来看，确实是一处理想的“龙藏”之地。

祖堂山的南方东西开阔，东有幽栖寺、拜经台、祖师洞等古刹和古迹，中部和西部是一片丘陵，便于安排多处陵墓。从地形来观察，南唐二陵的陵园入口很可能在祖堂山西南方地势较为平坦的今王家坟村一带，即现存的明代兵部尚书王以旂墓附近。然后应有神道通向中主李璟顺陵西南的享殿。该殿的墓址经勘察为东西长80米、南北宽50米的平台。过去在平台上曾经掘出3块柱础台。农民在此平台上开荒种地时又曾发现过相当数量的砖瓦。我们发现，这种砖的大小均与二陵出土的长方形薄砖相同，可证这处平台上当年曾经存在过宏丽的建筑物。近年来，江宁的南唐二陵文保所的同志们又在该平台上发现了不少遗物，更可确定为享殿无疑。

在发掘期间，我们还在该平台上采集过数以百计的青白瓷（影青瓷）器的碎片，其胎、釉、色泽和器形均与二陵出土的同类瓷器相似。根据近年来的陶瓷考古发现，很可能是安徽繁昌窑的产品，而当年的皖南正是在南唐直接统治的疆域范围之内。

关于交通问题，后来我们分析了古代与现代对交通工具与道路的不同要求。金陵位处宁镇丘陵地区，地面大多崎岖不平，所以古代的一般民众出行时多用毛驴代步，官宦与富贵之家则用轿马，因此不需要宽广的道路。而在王家坟村之西的三板桥，正有一条从金陵城南经过牛首山北面的大定坊，再经牛首山和祖堂山之西到谷里乡的古道在此经过，所以陆路交通并无问题。再说水路，在幽栖寺的南麓有一条小河，汇集祖堂山的涧水经过东善桥直通秦淮河。当年这条小河的流量可能较今日为大，疏浚后能通行小舟，可以运送砖石木材等建筑材料，以便建造陵墓、神道、享殿，以至扩建附近寺庙之用。

鉴于南唐在祖堂山建陵时，金陵城近郊的传统墓地如钟山、幕府山与石子岗和雨花台一带已分布有六朝以来的帝王、世家大族、官员勋贵以至平民的墓葬，有些地点且较为密集（如石子岗和雨花台）。因此，主持南唐先主李昇陵寝事宜的韩熙载

和江文蔚等大臣，必须考虑到唐代的山陵制度讲究“依山为陵”与陵区必须开阔的特点，以便日后设置陪葬陵墓的需要。同时也要考虑到南唐皇室信佛的特点，所以选在佛教的名山之前与古刹之侧。也许李昇生前就有这方面的愿望，首肯了祖堂山下是最佳的选择之处，已开始营建陵墓，并于李璟即位后完成全部工程。否则，不可能在短短的8个月之内就葬入有着精细石雕和绚丽壁画的砖石结构的仿木构建筑的陵墓（李昇卒于943年2月，11月入葬）。先主的陵名为“钦陵”，庙号“烈祖”。4年后，又葬入其皇后宋氏。20年后，中主李璟葬入钦陵之西50米的“顺陵”，庙号“元宗”（962年）。3年后，又葬入其皇后钟氏。同年，后主李煜葬其皇后周氏（通称“大周后”）于“懿陵”，但史书未载其确切的地址。按后主李煜时期，南唐已向北宋称臣，国力日蹙，同一年内将母后与皇后入葬，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因此，如果再要为大周后另行择地建陵，在时间上与财力上均不允许。所以，最近有学者指出，“懿陵”的具体位置可能就在中主“顺陵”的西北侧一带，笔者赞同此说，并认为“懿陵”也许就是李煜为自己预留的墓地。可惜我们当年因即将开展治淮文物工作，南唐二陵的发掘时间紧迫，未能细加勘察。

四是关于南唐二陵何时被盗以及陵园的破坏始于何时的问题。这是我们在发掘过程中和编写报告工作中经常琢磨的问题，也是笔者在发掘当年受到刘伯承、陈毅两位野战军司令员询问过的问题。在二陵的发掘报告中，我们曾经列举了几种可能性，但倾向于是南唐亡后不久，被原来造墓的人或他们的亲属所盗。后来，笔者阅读了更多的史料并结合发掘时所见墓内被破坏的情况，认为更大的可能是与南唐同时代的吴越兵所为。

鉴于南唐与吴越两国在先主李昇时期相安无事，吴越发生水、火灾难时，李昇还派官员前去慰问并赠送物资。但至中主李璟时，他违背父训，轻率用兵，在干预闽国内乱时，为吴越援闽的大军所败，死亡两万余人。接着，又在吴越配合后周南征出兵常州时，南唐皇子李弘冀杀吴越降卒数千人，从此两国结为死敌。到975年，宋太祖赵匡胤决意消灭南唐，命吴越出兵夹击。此年阴历6月，宋兵与吴越兵合围金陵城，阴历11月城破，李煜投降。此前，宋兵与吴越兵曾在金陵城外驻扎达半年

以上，宋军主将曹彬以纪律严明著称，在城破前即与将士相约，不得烧杀抢掠，并保全百姓的生命和财产。而吴越兵则相反，在城破前，已将金陵城外的南唐“公卿茔域”发掘殆尽（据马令《南唐书》）。城破后，又“烧昇元阁（即李白诗中的瓦官阁），避难其上者焚死殆数百人”（转引自《首都志》）。或云“宋师下江南，士大夫豪民富商之家，妇女数千人，避难阁上，吴越兵举火焚之，一旦而烬”（转引自朱偰《金陵古迹图考》）。可见当年吴越兵烧杀的残酷程度。而南唐二陵位处郊外，中主李璟又是其死敌，很难幸免。

从实地发掘所见，李昇陵可能只经过一次早期盗掘。其前室和中室的室顶各有一个盗洞，淤土厚达3米左右，几近室顶，可知其淤积年代之长。后室虽无盗掘洞，但棺床的后壁已被破坏。在各室淤土中发现的陶俑均已身首异处，并从陶座上被翻到砖地，陶瓷器无一完整。石质哀册被打碎断裂后散乱不全地弃置在后室棺床的周围。在后室淤土中还发现了一些朽木块和零星漆皮，估计是漆棺的遗留物。这些现象似乎表明这是盗掘者有意的大规模破坏活动，而不是少数人以攫取珍宝为目的之盗掘行为。因此，将这次早期的大规模盗掘行为的时间推定在南唐灭亡时的金陵城破前后，即975年至976年之间，可能是较为合适的。

李昇陵由于墓墩显著，除了南唐末年金陵城破前后的一次早期盗掘，以及1950年春天的一次现代盗掘外，可能于明末清初时附近的明代兵部尚书王以旂墓被盗时，也曾经波及此墓。从李昇陵的被盗情况看，早期盗墓者原来准备自后室的室顶直接进入，故用重力将室顶的巨石条击破，但因石条之间和两端均是榫卯结构，重力捶击后仅发生断裂现象，而不能形成容人出入的洞口，所以盗掘者改为将砖结构的中室室顶打破，进入中室，在中室与后室之间的封门石墙上开洞进入后室前的过道，再用强力将封闭后室的石门打破，其中的一扇且被反方向地推入后室的室内，再进入棺槨所在的后室，实施破坏和掠夺行动。后室被破坏的部分除室顶的天象国外，还有石棺床、后壁上部、壁龛以及大约三分之一的雕刻有地理国的青石板地面等处。安放刻字填金玉哀册的石函和铁函也被打坏，玉哀册片残破散乱地弃置于墓室各处，其中一片有“钦陵礼也”字样的残片与另一片背面的编号有用刀刮削过的痕

迹,显然也是有意识的破坏行动。李昇陵中室的淤土堆积情况与李璟陵的中室相似,可以说明是同期被盗。淤土底层的陶俑也均身首异处,并从陶座上翻下,陶瓷器亦被打碎,这些现象同样反映了早期被盗的情况。晚期的盗掘洞位于前室西侧室室顶的西南角,可能是明末以来盗掘者共用的盗掘洞,由于早期盗掘者的破坏与掠夺相当彻底,大部分劫余的陶俑和陶瓷器等又深埋在淤土之下,只有少量的陶俑及俑座暴露在后室靠北的地面上,所以晚期的盗墓对于墓内的文物来说,损失不是很大。

至于陵园的原有布局与被破坏的过程,笔者推测南唐二陵的门阙可能位于王以旂墓的西侧,在古道之东,然后就是一条由西到东的神道。按唐制,帝陵的神道内一般应列有石狮、石人、石马(带马夫)、石王宾像(“番酋像”)、神道碑、石鸵鸟、石翼兽和石华表。但二陵的神道石刻可能较为简约,或许只用石狮、神道碑、石人、石马和石华表5种。二陵的门阙与神道石刻可能初毁于南唐灭亡时的金陵城破前后,而残存的遗迹,则可能是被毁于明代后期兵部尚书王以旂在此建墓之时(1554年)。李璟陵西南方遗存的面积约4000平方米的平台,应是“献殿”(即享殿)的遗迹,可能也是毁于南唐灭亡之时。

以上四点体会,谨供本书作者与读者的参考。

回想58年前的发掘情景,至今犹历历在目。但当年指导我们工作的师长和大部分一道发掘的同事均已逝去,未及见到今日的南唐二陵成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兴旺发达的南唐二陵文保所,还有这本精美的通俗读物。笔者亦借此序来永远怀念他们!

蒋赞初

2008年冬至日于南京大学
之南秀村,时年八十有二

中国历史经过大唐帝国近300年的统一后，至唐末，又进入了藩镇割据、天下大乱、群雄并起、列国并存的五代十国分裂时期。这一次分裂持续50余年，基本情况是：中原地区有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代相继；在其他地区，今四川一带先后有前蜀和后蜀，长江中游有荆南和楚，东南地区有杨吴、南唐、吴越、闽，岭南地区有南汉，五代后期，今山西地区有北汉，这十国先后并存。这一时期，战争频繁，礼崩乐坏，是分裂向统一、战争向和平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的政治中心由关中地区转移到华北地区，而经济中心则逐步向南方地区转移，南方地区文化艺术呈现蓬勃发展之势，得天独厚的地理气候使稻麻桑竹茶生长繁茂，比之黄河流域过度开发，气候恶劣，显现出条件优越的明显态势。但是，人为的因素，仍然使南方地区战火硝烟不断，人们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此时，江淮地区也和其他地区一样，兵戈四起，八洲之内鞠为荒榛，百里之外人烟绝迹。庐州民间武装的首领杨行密，在乱世之中驱逐庐州守将而自立，结束残局，建立了杨吴政权。后来徐知诰代杨称帝，建立南唐，立都金陵。徐知诰自称是大唐皇室后裔，改姓李，名昇。李昇眼见唐朝后期藩镇武将跋扈，刀兵连年，因此，他执政期间，重文抑武，提倡教育，重用儒臣，力矫时弊。他是南唐统治者中有目的地进行全面文化建设的第一人。南唐文人地位显著提高，尚文风气盛行一时。然而，由于南唐政权矫枉过正，习文成风，修武不足，诗词歌舞充斥朝野，致使李昇的后辈子孙儒雅风流有余，雄心大略不足，醉心于艺术和精神的享受，政治与军事几乎荒疏，这是李昇始料不及的。李璟、李煜都是一代词人，李煜更是被时人和后人推崇。

南唐历经三主，存国39年。先主（又称烈祖）李昇、中主（又称元宗）李璟死后，埋葬在南京南郊的祖堂山；后主李煜亡国，被俘至开封，身死异乡。本书所说的南唐二陵就是指先主李昇和中主李璟的陵墓。

南唐二陵是从1950年10月开始发掘的，是新中国第一次科学发掘的两座古代帝王陵墓。我们永远都不能忘记参加发现、发掘的前辈们。他们是在百废待举、财

政困难、条件恶劣的情况下工作的。当年南京博物院的发掘报告记载了他们的贡献：“首先知道牛首山下和祖堂山下发现古墓而领导我们去作第一次调查的是南京大学教授兼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胡小石先生，作第二次调查并将李昇陵的现代盗掘口封闭的是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的刘俊亨同志和我院的宋伯胤同志，领导第三次调查并对发掘做出初步计划的是我院的尹焕章同志。在发掘工作中，领导田野工作的是曾昭燏、王文林两位同志；负责记录的是蒋赞初、张彬两位同志；负责地形测量的是张正祥、顾其林两位同志；负责照相工作的是李连春同志；负责坑位图、建筑图的测绘工作的是黎忠义同志；负责彩画临摹的是陈炽、吕群两位同志和那时的南京大学师范学院艺术系王静、沈永良、夏淑敏、王世杰、赵如磋、陈光禄六位同学；负责拓片的是王文林同志。……金陵大学影音系特来摄制彩色照片，胡

小石教授和南京大学工学院刘敦桢教授多次来工地指导，徐平羽院长对发掘工作一直予以指导和支持。还有中央文化部郑振铎副部长和江苏省文化局的领导、故宫博物院的陈万里先生、清华大学的刘致平教授以及中央文化部文物局的同志们。”（《南唐二陵》，文物出版社1957年版）可以说，没有他们的辛勤工作，便没有今天的成果。

如今，正值南京市政府、江宁区政府对南京南



1987年6月，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蒋赞初、张彬夫妇故地重游，来南唐二陵参观

郊进一步进行大规模旅游开发之际，南唐二陵必将成为人们游览的一处古迹名胜。作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它所具有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建筑价值以及它的审美价值等等，将逐渐地为更多的人所认识，加之这里有山清竹秀的自然环境、博大精深的佛教文化，都会让人们在这里产生修身养性的感觉，也是自驾游最好的目的地之一。南唐二陵通过多年的保护与修缮，完善了必要的服务功能，同时也保留住了最原始的精华部分，在保护与利用上做了大量的文章，为文化的持续发展保留了后劲，是一处高品位的文化游览场所。

目 录

001/总 序

中央行政机构的设置/059

001/序 言

重视文化教育/061

001/前 言

南唐二陵

南唐三主

独特的地理环境/066

003/先主李昇

神秘的太子墩/069

017/中主李璟

盗墓贼光顾太子墩/072

031/后主李煜

李昇陵/074

金陵城

李璟陵/082

051/城墙的建造

承前启后的丧葬制度/089

056/护城河的修建

随葬品

南唐二陵史话

目
录